

秋帆远

李惠薪著

秋 帆 远

李 惠 薪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秋 帆 远

李 惠 薪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8.75 印张 165,000 字

198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3,000 册

书号: 10248·004

定价 0.95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人公辛秋——一位中年女外科医生兼业余作者，利用积存的假期外出体验生活，在长途旅行乘坐火车时，触景生情地回忆起自己前半生（主要是十年动乱以来）所走过的坎坷道路。

她工作积极、认真，对业余创作有执着的爱好；她不趋时俗，并以此为行动准则；她正直、善良，能辨别是非曲直，不屈服于遭遇的不幸，矢志不移地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继续迈进。

作者以朴实、细腻的笔触抒写了辛秋对工作、事业的忠诚，对同志和亲人的真挚的爱，并从多方面表现了她对待生活的态度。

编 者

车窗外是滂沱大雨。一张年轻女人的脸紧贴在九号硬卧的玻璃窗上，向车厢里面张望着，张望着……

开车的铃声已经响了。辛秋俯身站在玻璃窗前，向那个女人用力地挥手，示意让她离开；她却仿佛铸在那里一般，一动也不动，最后竟将额头紧紧地贴按在玻璃上，贪婪地向里面张望着，不肯放掉这一分一秒的机会。不单单是窗玻璃，还有瓢泼似的、从天空中倾倒下来的大雨，模糊了她的双眼。她瞪大眼睛，噙满泪水的双眸，在车厢和站台的灯光闪亮中，流露出依恋、惜别、钦羨、感激的神色。

辛秋不得不返身挤出车厢，站在车门口向她挥手示意。她们彼此都看见了对方嘴唇的张合，但却无法听清说什么。雨声、嘈杂的人声、扩音器里的喊声混搅在一起。年轻女人佯装着走开了，躲进送行人的行列中，使得辛秋无法将她从人群里辨认出来。当第三遍铃声响过后，火车徐缓地启动了，她立刻又冲出了人群，跟着列车

跑着。冲辛秋使劲地挥着手，热泪滚滚而出。年轻人随着火车奔跑了一程，直到火车加速后，才和车站融合在一片白茫茫的雨雾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辛秋的心都无法平静下来，年轻女人的脸在她的眼前盘旋，车窗外那高大的建筑一晃而过，随即隐没在雨幕中。闪闪烁烁、若隐若现的灯火，宛如一颗颗晶莹的泪珠，滴注、缠绕在辛秋的心头；然而辛秋给予年轻女人的印象还要深刻、隽永，难以磨灭……尽管她们相识的时间极短促，需要用小时，不，甚至要用分钟来计算，但彼此留给对方的印象却深深地镌在各自的心上，不能忘怀。

为了这年轻的女人，她延长了整整三天的行期，早就经过周密筹划的行动日程被彻底打乱了。七十二小时，对于平日以分秒计算时间的人来说是相当可观了。她们结识得很偶然，可以说是邂逅相遇在东莞县的码头上。

这里是辛秋这次外出体验生活的终点。六月中她由北京出发，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沿海跑过来，历时近三个月，是为了她正在写的多卷集长篇小说《哭逝川》，来扩大视野、搜集素材的。虽然她是业余作者，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朴实、不讲客套的接待，当然不会把她当作贵宾，却从不歧视或冷眼相看。人们关心她，爱护她，甚至还会有某种钦羡的成分。一个中年妇女撇开自己的小家和工作，四处奔走，是需要一定勇气和决心的。

辛秋被安置在码头管理所的小楼上。码头已竣工，

尚待交工验收。两层楼的管理所没有人居住过。靠码头有两艇登陆艇负责日常生活用品的运输工作，其它船只都已出海，也有到船厂去检修的。待它们完成航行任务或检修之后，就可以到新建的码头来停泊了。

她原计划在这里停留三天，第一天来到码头已经是下午了。先乘登陆艇在码头附近转了转。访问了艇长（人们介绍说，他在工作中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黄牛，是个应该大书特书的典型人物）。登陆艇上还有几个船员。码头上有一对老夫妇，他们是负责看管堆放在场地上的器材的，身边有一个六岁的小外孙。这都是登陆艇长介绍的。让辛秋感到费解的是，老夫妇没有住到管理所的小楼上，而是住在那尚没有拆掉的临时工棚里；是他们年龄大了不愿意住楼房；还是舍不得门前那片葱笼翠绿、果实累累的香蕉地，一时尚难以搞清楚。

他们为她打开了小楼油漆未干的两扇绿门。房间里很潮湿，有一股浓厚的石灰、木材、油漆的混合味儿，再加上海风，越发使空气凝集潮湿。进到房间里有一层看不见的雾，一张纤细的网，象是向人张扑过来。因为没有正式交付使用，虽然安装了照明设备，但电力的供应问题还没有解决，老人为她拿来了蜡烛。

这里安静极了，没有人声的嘈杂、车马的喧嚣，只有海浪拍击码头的有规律的声响。辛秋想，这儿是个写作的好场所，只可惜假期已快结束。第一夜由于早起、坐船、到处奔波，她仅仅点完一根蜡烛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她起得很晚。在她的身体里有一个专门负责控制时间的自我，对她的监督检查毫不留情，不允许她在时间上赊欠、延宕、抵赖，从不听她的申辩、诉苦、请求宽宥。它严格、无情、冷酷，有时辛秋埋怨它、挖苦它、讥讽它、诅咒它，用尖刻的字眼儿形容它，但无论如何她还是屈从于它的权威。

三根蜡烛在桌子上都熔成了蜡泪，辛秋才躺到床上，神智刚刚有些朦胧，竟被一阵上楼梯的脚步声惊醒了，随后是清晰的喘气声。这声音虽不大，但在夜阑人静、掉根针都可以听到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的真切了。她知道这幢楼房里只有她一个人，临时工棚离她有一里路程，登陆艇离这儿就更远了。而且要到登陆艇去必须走过一条三、四米长、仅有一脚宽窄的木板，即使白天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有掉到水里去的危险，何况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辛秋心里觉得有些紧张：抢劫？暗杀？谋害？她琢磨不透，码头上仅有的几个人是寥寥可数的。

没有月光，连星光也没有，她身边也没有手电，仅剩的几根火柴由于潮湿，点蜡烛的时候也都划光了。她身边没有一丝光亮可以划破这无边无沿的黑暗。辛秋自然地想到了很多关于鬼神的故事。白天，老人指着一片被海水淹没了的浅滩说：“这里原是墓地。”会不会聚居在这里的大鬼、小鬼、穷鬼、富鬼纷纷找上门来。她记起了由于屋内潮湿、闷热，自己打开了所有的窗子。她的视力适应了周围的黑暗后，依稀地能从敞开的窗口辨别出外界

黑黝黝的轮廓。她静候着。

辛秋自觉身上沁出了一层细细的汗水。她开始嘲弄自己，书上描述的鬼是没有形体的，关门闭户它同样能进来，据说还可以附在人体上。辛秋自认平生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无所惧怕。但她还是有点儿紧张、焦虑，也有某种不安。鬼神在辛秋看来原是不存在的，可耳边那清楚、急促的呼吸声确也是有的，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那粗大的呼吸声若远若近地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直至窗外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这声音就消失了。是雨声盖过了它，抑或是鬼也怕雨淋浇？问题一直是悬案，来者既如此忸怩，也就无法奉陪，辛秋迷迷糊糊地入睡了。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辛秋准备离开的前一天，一个年轻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暗淡烛火的光环之中……门窗都是大开着的，她无法敲门通报自己的到来，她向辛秋做了解释，很快就转入了正题。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是昨天晚上来码头看儿子的。听爸爸讲这儿来了一位作家……我看过你写的小说……早就想找你谈谈，可你那么忙，真不忍心打扰你……其实，昨天晚上我已经来过了，不巧的是你已经熄了蜡烛……”

辛秋此刻才解开了盘旋在脑海里的疑团，原来她就是自己曾怀疑过的“女鬼”！

女人哭了，两只大眼流露出无法容纳下的痛苦。看上去她最多不过三十岁，可那无法抑制的哀伤、愁闷、怅惘

将她压垮了，她那年轻、脆弱的心灵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悲伤与哀痛。

辛秋放下了手中亟待完成的一篇南海见闻的散文。她深知了解人、帮助人、体贴人、分担别人的痛苦，是她生活、工作的一部分，尽管她有自己的烦恼、哀伤、忧愁和苦闷，但这并不妨碍她去先帮助别人。即使不能使对方解脱，能分担压在别人肩上的负荷也是义不容辞的。

原来女人在承受着感情上的巨大的创伤：

“……我现在有爱人，也有了儿子。爱人在造船厂里工作，是个老实人。可我和他的感情总是格格不入的。十年前，我把自己的心身全部交给了另一个人，但他遗弃了我，早已另外组成了家庭，也有了孩子。我呢，是在悲愤中仓促结婚的。说句公平话，对于我的爱人我不应该有什么挑剔。可十年来我一直处于失魂落魄的状态，自己无法主宰自己。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说出来你会笑话我，我都不敢到繁华的街道上去。在那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常常能在陌生人的面孔上搜寻到那令人销魂的眼睛，令人倾倒的嘴唇……我反复想过了，只要他愿意和好，我可以抛家弃子，承受一切处分……甚至可以去死！”她热切地说着，眼神里流露出势不可挡的勇气，其间也掺杂着一些恐惧和不安。“你不会看不起我吧，用这些私人的事情来麻烦你，占用你的时间……”

辛秋完全可以理解、体会女人的心情。她耐心地劝慰着，开导着：

“你的想法不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也没有什么值得害羞。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特别是少女的初恋，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天下的痴情女子，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人的这种感情不应受到指责，问题是你的这种感情不能妨碍他人的幸福。如果一切都按着你的意愿去做，两个家庭都毁了，特别是那些天真、活泼、无辜的第二代……”

辛秋深知单凭劝说是难以解开女人那心灵里的枷锁和感情上的桎梏的。她答应女人把自己的行期推迟两天，为的是去看望一下女人在造船厂里修船的丈夫。

男人年龄要大些，人长得很憨厚。显然他也被妻子神不守舍的颠狂状态搞得十分狼狈。看来他虽然不详细了解事情的全过程，但也星星点点地知道一些；因为他也在痛苦的深渊中挣扎、呻吟、被搞得透不过气来。

辛秋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年龄比她大些，要多多关心她、帮助她渡过这一个难关……是的，你没有错儿，但为了挽救这个家，为了孩子，也为了你爱人，你必须要高姿态！”

男人也颇受感动，他表示愿意为拯救这濒于破裂的家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这样，辛秋的行期无形中就延迟了。

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常数，每个人在相同的时间里会得到迥然不同的成绩和收获。这要看你是否重视它、珍惜它，看你如何来使用它。从某种意义上来

讲，它和金钱也有着相似之处，不过辛秋从不主张用金钱来形容它。她一向将时间视为生命，谁肯用无谓的事情来耗损、消磨自己宝贵的生命呢！

辛秋不是一个富有者，这绝不单单指她的金钱，而主要是指她的时间。如果一个富有的人，他有很多积蓄，在他使用起来的时候可以大手大脚，不用思索、计算，可以称得起“挥金如土”。可经济拮据的人花起钱来就需要通盘地考虑一下，好好地核算一番。对于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辛秋象是一个穿着捉襟见肘的破衣服的人，在她看来，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时间总是不够用的，做起事来往往顾此失彼，或者说老是要拆了东墙补西墙。她的职业是医生，而又是个业余作家。在医院里她必须准时上班，还要上满班，这绝不同于契诃夫在俄国开诊所，可以根据自己写作的忙闲，自己支配诊病的时间。辛秋不可能这样，在工作时间里，她干的不能比别人差，也不能比别人少。

辛秋所在的医院，决不同于一般公社级的或者是中央、部级的卫生所，更不同于疗养院。她所在的医院是拥有一千多张床位的教学医院，医疗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别瞧同是在医院里当医生，全穿着白大褂、带着听诊器，手里都在处方，但忙闲不均，相差还是相当悬殊的。其实就是在同一医院里、同一科室内，由于领导的不同安排，都是干医生的工作，这中间也有很大的“学问”呢！别看有些人身体很差，弱不禁风，可年终还能拿到全勤奖。领导派给他们的是美差事：外出开会，进修学习，搞搞动物

实验！最最不济了，还可以免于上夜班呢！

一提起上夜班，搞了多年临床工作的医生就会情不自禁地头痛，辛秋也不例外。夜班对于有了家室的、进入中年的女医务人员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往往碰到急诊大手术，一上手术台就是十多个小时，辛秋真有些发怵。虽说平时也有手术，但那都是一周前就安排好的，思想上早就有所准备。她非常怕那种“突然袭击”。由于体力消耗大，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了，常常是几天都无法恢复。领导绝不会对她开恩，比方说，她是外科唯一的女大夫，是妈妈，是一个人在独挑着一个家，她还是业余作者，照顾一下让她不值或少值夜班。辛秋自己也从没有萌发过这种念头。

她所能支配的是那点儿不能得到保证的、有限的业余时间和平日积攒下来的节假日。每当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她最最关注的是印在日历卡片上公休假的时间。这次外出体验生活用的时间，就是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积累起来的假期，也可以用聚沙成塔、积腋成裘的韧性来形容吧！这样一分一秒贮存起来的时间，再将它兑换成可以外出体验生活的假期，绝不象货币流通那样轻而易举，她是克服了重重的困难、阻拦和干扰（其中有些是她无法意料到的“关卡”）才争取来的。

身为一个经济不甚富裕的旅游者，行走在旅途之中，她怎么敢奢侈浪费呢！她那有数的几个钱，必须有计划地花，甚至一分钱还需掰成八半儿呢！

年轻的夫妇对于辛秋的苦口婆心和以诚相待，都万分感谢，特别是富于感情的女人。她们尚不了解辛秋的时间是如何的紧迫、宝贵，但辛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从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年轻女人坚持从几十里外的码头，乘船又坐车，到火车站为辛秋来送行。她那发自内心的、富有情感的话语一直回响在辛秋的耳边：

“你这样深明事理……你一定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代我向你爱人和孩子们问好！”

想到这儿辛秋苦笑了。她下意识地向后方那渐渐隐没在雨幕和黑暗中的闪烁灯火望去。她深知自己眼前的道路很长，年轻女人的路也不短呢！

年轻女人哪能了解辛秋此时此刻的心绪呢？绝不是她有意回避、掩盖，甚至忌讳谈自己的情况。如果对方不是粗心的女人，事后认真地、仔细地回味起这次交往来，就不难发现辛秋是那样能理解别人、体贴别人、关心别人，难道仅仅因为她是女人、是医生、是作家？要知道，沉浸在幸福的蜜水中的人，是无法凭空用幻觉杜撰出那苦、辣、酸、甜的滋味来的。粗心的年轻人何尝知道辛秋正因为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才能如此富于同情心。她正是从解除别人的痛苦和哀伤之中使自己一点一点地坚强起来的，因而能够冷静、客观地对待自己家庭中所发生的“爆炸性”的难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人们再提起这件事时，她已经能控制住自己情感的波澜。正如久经风浪锻

炼的渔者，再遇上更大风暴时也会比一般人反应小多了。

辛秋竭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想摆脱掉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回忆……

一年多以前，辛秋也和这年轻女人相似，正被抛置在情感的狂澜之中，沉浮、挣扎、拼搏。做内科医生的丈夫——齐长思的背叛，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十分突兀的、尖锐的问题。她曾经反复地琢磨妈妈生前常常叨念的人生三步恶运：“幼年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现在她却觉得这话讲的并不十分全面、贴切。丧夫显然不幸，但比起背叛来在情感上总要更容易接受。虽然同是失去了，可意义却迥然不同。因为前者是人力无法控制、驾驭、扭转的；人虽然死了，可那美好的形象、真挚无瑕的感情却永远永远地伴随着自己，对活着的人是安慰、鼓励、甚至是支持……齐长思却偏偏不是这样（应该声明的是辛秋没有丝毫诅咒他的意思），他恰恰是背叛。辛秋把这看做不但是对自己、而且是对年幼的儿子——小铎的轻蔑、凌辱，她立即做出了反应。

人群中自然地对她产生了不同的评价、议论。一种意见是，辛秋是个坚强的女人；一种说她是冷酷的女人。不论坚强也罢，冷酷也罢，她自己最了解自己。

和齐长思共同生活十多年（当然这是指他们确定夫妇关系起，如果把从进入医学院直至分配工作这段时间也算上，那就还要再加上十年），短暂的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他们虽算不上青梅竹马，而且婚后也从没有整日价

厮守在一起，可多年来他们已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她觉得用不着在口头上或者笔头上常常挂着他，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和他息息相通。辛秋自己有体会，虽然写信对于她来讲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她和齐长思通信最频繁的阶段还是在西双版纳医疗队的时候。以后，特别是小铎出世后，信件逐渐稀少起来。她从没有想到过，这稀少本身就孕育着某种潜在的危机。单方存在的忠贞、赤诚、执着蒙蔽了真知，使得一个医生、作家、女人的眼睛，失去了洞察的能力。

“痛定思痛”，辛秋有了切身感受。当她正式领取了离婚证书那张薄纸以后，怅惘之情竟紧紧地缠绕着她，捆得她透不过气来，裹住了她的腿脚。有一段时间，她竟无法安下心来工作，她越是急于摆脱，就越是收不到预想的效果，甚至是适得其反。这使她清楚地记起曾去骨科会诊的一位年轻的女病人。从姑娘那白皙、清秀、美丽的面孔，根本看不出来她是一个病人，但脸上所流露出来的那股冷漠，让人看了真是不寒而栗。辛秋仅仅看了一次，竟很长时间无法从自己的记忆中将她抹掉。在为姑娘进行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姑娘左侧裤腿空荡荡的。原来她的左腿患成骨肉瘤，这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癌症，为了防止癌细胞扩散，医生不得不把她的左腿齐根锯掉。

是的，在生命与大腿之间进行选择，是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必须尽早切掉长有恶性肿瘤的腿。年轻姑娘一定在为自己的腿被锯掉而感到惋惜和哀痛，因为那是她整

个身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极重要的一部分，绝不同于可有可无的扁桃体、阑尾；少一条腿，今后会感到不协调，痛苦，而爱人应该是远远地超过了一条腿的作用……

当他完全背叛了自己、孩子和家庭的时候，必须鼓起勇气当机立断地割掉他，否则藕断丝连会下不去手的，人常常会在犹疑、徘徊中断送了时机。

辛秋很难准确地推算出当时她那惆怅、迷惘、郁闷的情绪延续了有多久，两个月，三个月，还是更长……但她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事情是发生在秋天。她只觉得这年的秋天显得特别长，格外凄凉、落莫。她不能完全同意“金色的秋天”这种看法，生活中也有例外的时候。

有些事情往往是事与愿违。在没有办离婚手续前，他们夫妇俩一个在外科，一个在内科，很难得碰到一起，因为各自在自己的科内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可办了离婚手续以后，他们却经常意外地相遇在饭厅、病房的走廊或图书馆，有时还在存车处的门口碰上。辛秋这一方竭力想保持住自然、冷静、不动声色，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可她却无法抑制住内心所掀起的波澜……

虽然她已经走过了一生中一半的路程，不，确切地说应该是一半还要多些，她走了不少弯路，可她从不后悔。路已经走过了，留下了足迹，不可能抹掉，正如那泼出去的水，不能收回一样。问题的关键是，新的起步点绝不能再放在早已走过的歧路口上。